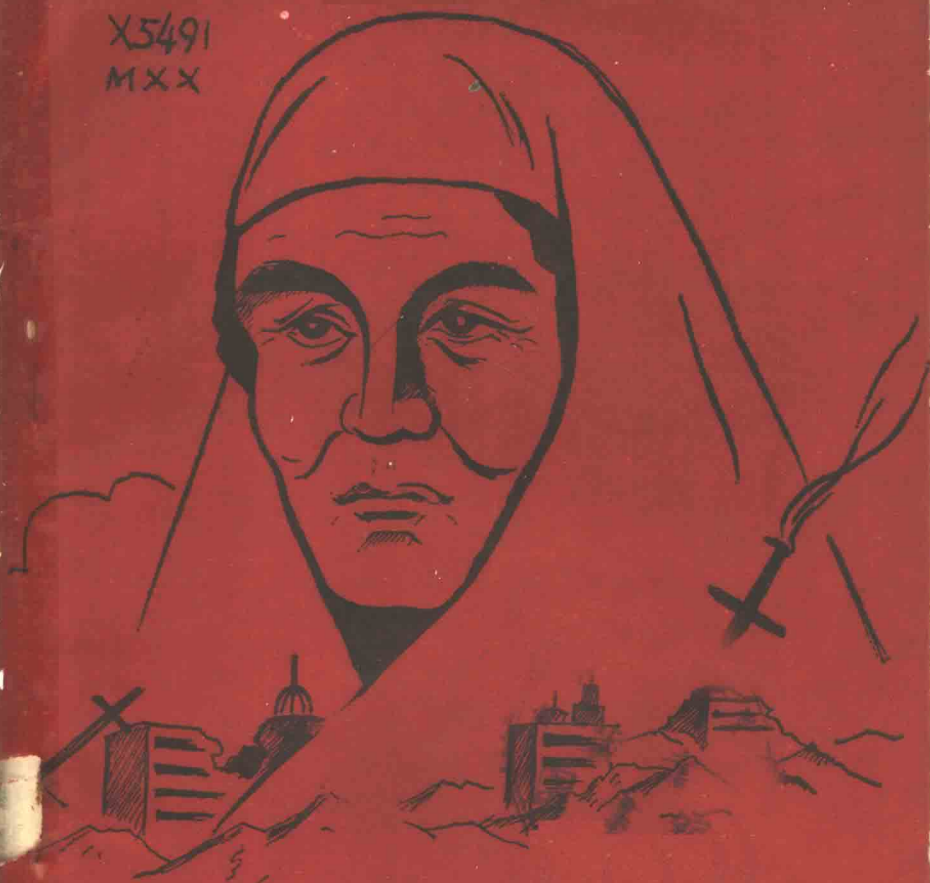


X5491
MXX



一位西班牙母亲

7.491

MXX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位西班牙母亲

(墨西哥) 曼西西多尔 著

吴丽卿 徐彦文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0·北京

De una Madre
Española
por
Jose Mancisidor

一 位 西 班 牙 母 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重庆印制第一厂排版·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2 印张 40 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重庆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10215·9 定价: 0.20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说的作者曼西西多尔是墨西哥现代杰出的进步作家。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长期领导进步文艺组织。一生写过很多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优秀作品。重要作品有《深渊上的黎明》、《叛乱》、《风向所趋》、《红色的城市》、《一位西班牙母亲》等等。

《一位西班牙母亲》的故事情节是以马德里保卫战为背景展开的。

慈祥的母亲吻别了即将奔赴反法西斯战场的儿子。为了支援前线的战斗，年迈的母亲竟然去工厂做工。在工厂里她遇到了一位漂亮、活泼、可爱的姑娘——安东尼娅，她的父兄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当姑娘得知母亲的儿子也在反法西斯前线的时候，便主动热情地多方关照这位老人。母亲非常喜爱这位姑娘，儿子也给她写了感激的信。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当儿子回来养伤的时候，安东尼娅向小伙子表示了真挚的爱情。姑娘满以为可以得到幸福的回答。可是，鉴于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前方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小伙子婉言拒绝了姑娘的纯洁的爱情。安东尼娅非常难过，但最终还是谅解了他。并且以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支援前线的工作。

儿子伤好以后，母亲和安东尼娅一起送他重返前线，并

热切地期待着幸福的团聚。

可是在一次战斗中，儿子英勇牺牲了。令人心碎的噩耗传来，母亲非常难过。但是面对眼前的一片火海和放在桌上写有她儿子光辉名字的红色证件，以及耳边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老人和安东尼娅一滴眼泪也没掉，她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了下去，用自己的斗争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译 者

—

今天，我使郁郁寡欢的儿子感到震惊。他的样子象在沉思，这可瞒不了我。当他发现我在注视着他的时候，便装着睡着了似的，可是眼皮还在紧张地颤动着。

他对我向来都是毫无保留的。但近日来，我发现他言语不多，也不那么亲热了。

昨天夜里，他回来晚了。蹑手蹑脚地，生怕惊醒了我。在我们的生活中他第一次没走过来吻我。

我很不安。他是不是爱上了某一位姑娘呢？我未能问他。要问问他该有多好呀！可那怎么行呢，他总是躲着我，他的视线老是避开我的目光。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要严肃地跟他谈谈。

二

今天，他比平时回来得还要晚，快天亮时才到家。毫无疑问，准是爱上了一位姑娘。

上午，我看他情绪不好，无精打采，一句话也不说。慢慢腾腾地喝着咖啡，面包碰也不碰地放在那里；奶油上满是苍蝇，也象没有看见。但他又时而用手不停地驱赶着那些苍

蝇。突然，他放下咖啡，用力把门一关就跑向大街，又一次地没有吻我！

三

我的儿子真使我担心。他拚命地工作，那种热情在他同龄的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

他参加工会的会议，经常是通宵达旦。身体开始逐渐衰弱下去。食欲也不怎么好。他不象从前那样陪我或邀我陪他去看电影。看电影是他最喜爱的文娱活动，并特别喜欢经常带着我一起去。从这个影院到那个影院，他尤其喜欢玛尔莱娜式的女演员主演的电影，对玛尔莱娜特感兴趣。此外，他对影片要求较高，讨论一部电影甚至深入到它的每个细节。

在家里，他曾给我谈过一位俄国人写的，题为“幻梦中的工厂”一书中揭露了——这是他最喜欢用的词——资本主义电影艺术。

我还记得我们看完“三个本卡拉长矛手”这部电影时的情景。当时，他愤愤地走出电影院，紧紧地攥着我的胳膊，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注意到了没有？你见到了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吗？然而，影片还企图使这种暴行理想化……”

还有一次，他匆匆忙忙地拉我去看“维利亚万岁”这部电影。当他看到一位墨西哥游击队员和民兵歼灭敌人的情景时，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高兴啊！过了一会儿，他又为那个游击队员的错误（被他称之为“错误”）而惋惜。

——维利亚迷失了方向，多遗憾哪！——他叹息着。

接着，他又声音激动地议论着那位游击队员最初的感情冲动和指挥上的错误。

可是现在，所有这些回顾都已成为遥远的梦境。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看到他越来越痛苦。

四

我终于和他谈了。清早，我听见他轻手轻脚地回来了。他摸着黑，生怕吵醒我。这个天真的孩子，他何曾知道，多少个夜晚我都没有合眼，一直在不停地思索着。这点也许只有作母亲的才能理解。

他无论怎样解释也无济于事。如果不象我猜想的那样，不是为了女人，那我是一点也弄不明白的。

当我想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时，我儿子用他那双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头，亲昵地吻着我的脸，嘴边露出一丝使我很不理解的、带点勉强的笑容，对我说：

——真糊涂！……说完，马上又不作声了，好象怕露出什么马脚。

实际上，我现在比以前更苦恼了。如果不是牵涉到女人——我可以肯定这点——那又是什么呢？

五

我痛苦极了。他今天又没有回来睡觉。我生平第一次没有他陪伴，独自用早餐。

他父亲在世时，我总是和他父亲一起分享餐桌上的时刻。他父亲去世后，在饭桌旁，一直是他陪着我，安慰着我的心。

他长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性格更象，简直没有任何区别：严肃、沉着、心地善良以及对生活的高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有时使我感到畏惧。

他用一种使我发愣的平静的口气说：

——生活，只有尊严地活着，生活才是崇高的。我亲眼看着他一天一天地、逐渐地踏上人类尊严的道路。

我应该承认，我为他感到自豪。假若他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那么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有一个象他这样的儿子。作为我的儿子，我最关心的，是保持他完美的纯洁性。

正因为这个，我才这样关心他的精神状态。我不是怀疑他的正直，而恰好相反，由于他已经是大人了（我这样或许太夸大了），我怕在他生活中出现什么严重的情况，从而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和睦和幸福。

六

中午，他回来吃饭了。他比以往更加不可理解。他的前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给人一种严峻的感觉。对了，他走过来亲吻我，比过去亲热。他注视着我的眼睛，从他的目光中，我发现他心地纯洁。

我什么也不想问他。因为有时候做母亲的不能无视自己的儿子已经是大人了。因此，我仔细地端详着他的面孔，以便吻吻他那双清泉般的明亮的眼睛。

饭后，他开始写东西。写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傍晚才上街去。我从桌上乱七八糟的碎纸堆中，只找到了“同志们”这几个字。我并不惊奇，因为平时他提到他的同事时，总是以“同志”相称。

七

今天，他又没有回来睡觉。床上的被褥原封未动，平平整整，没有一点折皱。我发现被子上有一张纸条，急忙拿起来看，上面写着：“你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

“你别担心”，说说倒容易。可我仍然不理解……

街上传来了喧闹声。我探头往窗外一看，只见走过来的

人群高呼着口号，唱着儿子经常低声吟诵的那些歌曲。都是些关于唤醒世界上的穷苦人为自由而斗争的歌曲。

我用惊恐的目光注视着列队行进的示威群众。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他们个个眼中燃烧着怒火，向空中挥舞着拳头。我象冻僵的小鸟一样，浑身颤抖着。发生了什么事？口号声不断升高，越来越激昂地向我袭来。

我来到大街上，只见人山人海，浩浩荡荡，使我眼花缭乱。断断续续的声音议论着军队。好象是发生了叛乱。人民是如此地愤怒，就象突然发狂了似的。

可是……他呢？他在哪里？

我身边一个小孩拉着我的裙子，愤怒地喊着，重复着大家用令人不快的声音呼喊的口号：“上山去！”“上山去！”

那个小孩使劲拉着我，我跟在人群后面跑，很快就卷进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是什么在激励着我来到这里呢？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想着他，我猜想他这时一定在马德里的另一个地方，从事着这些人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真难以想象他会这样。他是多么腼腆的人呀！

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我的想象，把我拉到了现实中。

“他们开枪了！”“他们开枪了！”一些人叫喊着。于是，人们象发疯似地，赤手空拳地冲向一座正在向外开枪的大楼。这可把我吓坏了。

大炮在轰鸣，玻璃碎片飞到我的脸上和头上。在可爱的马德里的平静的上空，一只大“鸟”向地面抛撒着传单。

“不自由毋宁死！”——其中一个人这样说。这时，我

看见好多人紧贴着墙壁，象中了邪似地怒吼着冲向兵营。

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而这时，一分一秒对我都是漫长的。忽然，一个窗口出现了一面三色旗帜。人们喊着一些我还不能理解的口号。

我感到一阵恐惧。他会不会已经回家了？我拚命往家里跑。跑着跑着，两腿直发抖，但我仍然继续地疯跑着，象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有一个人看到我这失去理智的样子，便拦住我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跑？”

我顾不得和他答话，继续在吵吵嚷嚷、怪相百出、放声大笑和破口大骂的人群中奔跑着。当我到家时，邻居们都围上来打听他的下落，我跟她们一样，也自问着：“他在哪里呢？”

八

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回来。他脸色苍白、憔悴，衣服又脏又破。

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眼神中流露出一种使我反感的粗暴表情。面容冷酷，似乎在他心灵中，一切感情都已完全熄灭。

只有在凝视着我的时候，仍是温情脉脉。但很快又恢复了一种冷漠、忧郁和暴躁的神态。

我一边做饭，一边听着锅里咕噜咕噜的水声。我们沉默

了好久，好象唯恐破坏了我们之间这种迷人的宁静。

我们坐下来准备吃晚饭。他突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

——妈妈！ …

他喃喃的语调很低沉。但是，这甜蜜悦耳的声音却始终在我耳边回响着。

他把嘴唇挨近我的脸，轻轻地吻着我，用颤抖的声音重复着：

——妈妈！ …

然后，他对我说，他所有的同事都参加了反对叛军的战斗。轮到他去阿尔卡拉·德·恩那列斯，其他人去瓜达拉哈拉。

他又不作声。经过一段我们所害怕打破的沉寂之后，他才用温和的口气向我表示：

——从今以后，生活将是艰难的，非常艰难的！只有对创建美好的生活充满信心，我们才有勇气坚持下去……

我嗓子里象塞了一块硬东西似的。我想，我会憋死的，于是站起来，把窗户打开。马德里的上空闪烁着兰色的群星，激动人心的广播声象胜利的使者穿过天际。

当我们娘儿俩正处在沉迷状态时，一个声音，一个非常响亮的声音，突然传到我们房间里来。

“马德里的人民，你们是“五·二”英雄战士的继承者！ …

这个声音具有丰富的含义，洪亮地在空中激荡，给人以启发，令人精神振奋。

我的儿子走近我，激动地吻了吻我以后就向大街跑去。

透过灰暗的夜色，我尚能辨认出他那健壮而威武的身影。

九

生活确实是艰难的。也是严峻的。它要求我们付出我们从未想到而又应当付出的代价。然而，另一方面，生活本身是气势磅礴，给人以精神力量去从事最伟大的事业。

今天发生的事情是我根本不相信我能经受得了的。的确，我内心遭受了创伤。但是，我用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勇气接受了我有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傍晚，他急急忙忙地回来看我。这一回，他既不找借口，也不想骗我。就象去做一件普通的事似的，简单地通知我他要走了，到敌人攻打马德里必须经过的山区去。

顿时，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血液不再循环，眼睛被我生活中的阴影弄模糊了。

他把我抱起来，放在床上，用亲切、温柔的话语鼓励着我。

当时，我控制着自己，我觉得跟他再说些什么也没有用了。他的目光跟往常一样亲切，但却显示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

他谈到战争，谈到西班牙发生的事情。而我则不然，我在想着那些跟我情况一样的西班牙家庭，他们唯一的儿子也象他抛掉我似的抛掉他们的母亲去送死。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一定要互相残杀

呢？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的头脑就象一本敞开的书，里面有些什么，他一看就能明白。他说了半天，但我直到现在才听见。

——在那边，是死亡、黑暗和野兽般的残忍。这里，有生命…

——到那里去，是接近死亡，可是到那里去，却是为了寻找一条生路…

起初，私心杂念使我不能理解这些话，我只感到刹那间——既不是我、也不是他、更不是象我这样的母亲们所经受着的残酷的离别的悲伤所引起的——我的劳苦、我无声无息的自我牺牲、我的爱和恨在我心中培育起来的一切都毁灭了。

直到后来，当我渐渐地克服了现在使我感到羞愧的私心杂念时，我才真正领略到他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我们是为了寻找一条生路才去送死的。”他到那里去，踏上死亡的征途，是去寻找光明的前途。

现在我完全懂了。我敢肯定，正象他曾说过的那样，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人必须受到惩罚——我们这些在默默的痛苦中作出牺牲的母亲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宽阔的生路。

他不再往下说了。刹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话到嘴边却又收回去了。他沉默着，象他小时候那样地微笑着。这种微笑和我爱人憨厚的笑容有很多相似之处。

后来，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尽量地克制着自己的软弱来承受这次残酷的、令人绝望的分离。

他表现得很镇静、沉着。只是嘴唇有点轻微的颤动，这

也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

“别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只有懂得死亡是怎么回事的人才会理解它。

我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记得他的眼神，那深深印在我心上的最后一瞥已经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

刺耳的枪声穿过行人稀少、凄凉悲伤的街道，我隐约望见他那魁梧的身影。后来，只能听见他的脚步声消失在周围悲剧性的气氛中。

我的神经受到极大的刺激。我痛苦地跪下，乞求上帝保佑他平安无事。

十

邮局给我送来了他的第一封信，信中充满了乐观精神。他在信里给我讲到他的新生活以及和他同甘共苦的战友。他说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洋溢着兄弟般的情谊。接着他又劝我：“你别总是想着我，尤其不要一想到我就联系到死。当你想念我的时候，你应该明白，我们是在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生活，培养一代新人。”

“你要想到，我们西班牙最优秀的儿女都参加了这个战斗。要想到后人将不会经受千千万万象你这样的母亲所遭受的孤独和凄凉了。”

“她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第一封信都没有收到，这些青

年战士心坎上的信尚未写出就为捍卫人类的自由而牺牲了。她们等啊等啊，直到最后才发现她们永远也不会找到自己唱着摇篮曲抚养成人的儿子。

“她们将面对着空空的床铺、荒芜的田园和凄凉的家園，才意识到从小就寄予美好希望，用滴滴乳汁喂大的孩子已经埋葬在这块令人诅咒的罪孽的土地上了。然而这块土地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你想想这些吧，我的母亲。不要忘记，在这不幸的时刻创建美好的未来，你我都不是孤立的”。…

这封信使我感到欣慰，它指明了我生活的方向，象一剂灵丹妙药医治着我的心。另外，在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直到会背了以后，一种新的感情支配着我。

当我看见一位妇女从我旁边走过时，我就想到她内心的悲痛，想跟她说些贴心话。我的嘴边又露出了笑容。我和所有与我有着同样生活遭遇的人一起分享着这分笑意。

昨天，我得到了这根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以后，在回家的时候，有一位妇女眼泪汪汪地从我身旁走过。她对我视而不见，一拐一拐地消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

这位妇女使我感到难受，而且现在更加难受。因为我想，她可能就是那些比我更加不幸的母亲之一。她们将面对着空空的床铺和家破人亡的凄凉景象而哭泣。

他说得对！新西班牙的人们能够懂得他们对现在的母亲应该履行的义务吗？